

## 檳城妹

檳城妹看著鍋子上的白煙，眼睛迷濛的像被下了迷藥，一付魂不守舍的模樣。她的眼睛忽然銳利而有神，好像這蒸籠的熱氣裡藏了什麼秘密。

檳城妹打開鍋子，拿起一隻湯杓，撈了幾塊雞胸肉，一個個放在厚重的砧板上。她抓柄亮晃晃的菜刀，熟練剝開雞肉。廚房裡溫度高居不下，額上斗大的汗珠緩緩滑過她一雙單眼皮的媚眼。檳城妹覺得數量不對，又拿起湯杓去撈鍋底，果然又撈起一塊肉。

她輕輕將雞放在板上，再拿起刀向雞肉剝去，忽然叫了聲「欸」，於是將刀放在磨刀石上，窸窣唰唰的磨了起來。她的眼裡，又閃過一絲異樣神采。剝好的雞肉，放在盤裡，檳城妹大搖大擺走到客廳，把這盤菜放在餐桌上。餐桌上已攤滿一桌好菜。檳城妹撥撥頭髮。一滴汗，垂降於桌角，滲入木桌桌面的狹小裂紋。餐桌裡頭，不知已積聚多少檳城妹的辛楚。

「怎麼還沒回來？」檳城妹心裡響起這句話。

小鶯從外面勾著一串衛生紙，手裡還甩著鑰匙，看見檳城妹便直說：「阿妹，你也煮太香了吧！」伸手就要去抓雞肉。檳城妹大叫：「小鶯，你等等啦，你哥差不多要回來啦。」阿鶯還是吃了一塊雞，臉上滿是竊喜，斜揹包在側一晃，雀躍回房。檳城妹走進廚房洗碗，將那把刀洗的乾乾淨淨。

她極愛這把刀，像是她生命裡重要的配件，不可或缺。洗淨之後，也不打算放回刀架，就擺在桌上。檳城妹自小憧憬的無非就是和好男人結婚，生幾個乖孩子。這就夠了。那把刀是她從娘家飄洋過海帶來的。檳城妹也不是沒想過，要在台灣開開餐館，露兩手給夫家的人瞧瞧。也不是沒開口提過，但總是被志雄說，想做菜就在家裡做，每頓都做，也是一樣，讓她不必拋頭露面。

小鶯在房裡，把抽取式衛生紙拋在房門後，脫去外衣。他從斜揹包中拿出手機，不斷鍵擊，彷彿神速彈琴。他望著手機螢幕笑了笑。又拿出一本筆記簿，寫上幾個字。他走出房門，看了檳城妹還在不在客廳。看檳城妹不在，他低語著：「李志雄搞什麼鬼？還不回來？餓死你算啦！」

小鶯走向大門口，向門外大叫：「媽，你先進來吃啦，李志雄那王八蛋不知道死去哪裡了啦！」門外一個白髮老婦，穩穩坐在搖椅上納涼。有黑影閃過，是隻黑得不得了的小貓。「你們餓，你們先吃。」老婦有氣無力說。「媽，吃飯啦，不然菜要冷了。」檳城妹在小鶯背後附和。顯然，婆婆不為所動。門外素來是婆

婆的地盤，偶而，檳城妹想要抽點煙，解悶，才會在門外庭院與婆婆坐一會。

檳城妹有時看著婆婆，心想婆婆好像是在等什麼人。就等志雄嗎？還是？

檳城妹見婆婆不搭理，拍了小鶯一下，說：「你去洗個手，先吃了吧。」小鶯只好先進廁所梳洗。檳城妹將所有的門窗關起來，打開冷氣。反覆檢查瓦斯有沒有問題、廚房電燈關了沒。室內一塵不染。有一隻蚊子自身邊飛過，檳城妹就坐立難安。她望著廚房裡的小時鐘，好像，這個家只為一個人運轉。

她摸摸肚子，逐漸隆起的腹內，有小宇宙正形成。

門外忽然傳來一聲：「檳城妹！」，是志雄的聲音。婆婆和志雄一起從大門進來，婆婆幫志雄提著一袋東西。一身都是臭味，志雄三步併兩步往廁所去，剛好小鶯出來，兩人差點壯個正着。小鶯罵：「你也太晚了吧，王八蛋，怎麼不去死一死算了。」志雄也回：「你這個操雞歪，又跟哪個野男人去玩了是不是，幹！」兩人正要打起來，檳城妹搶先將小鶯拉開，塞給志雄衣物，眉頭一緊，說：「你快去洗一洗出來吃飯啦，媽等你很久了。」志雄碰的一聲，門關上。小鶯恨恨的看了廁所的門。一坐下，小鶯也不顧志雄或媽，大口大口吃了起來。在他心裡，這個家以他為中心。

志雄從廁所出來，脖子上還環著毛巾。他一坐下，小鶯瞪了他一眼就離開。兩人形同水火。志雄看了看桌上，他笑說：「又有粿條湯跟肉卷喔，好好好。」婆婆筷子一放，說：「來台灣就要弄台灣菜，不要老是弄一些馬來東西，懂不懂。」志雄說：「好啦，阿母，我跟她說我愛吃的啦。」婆婆又拿起筷子，夾起碗裡的清蒸吳郭魚，送進嘴裡，倒也算是滿意。

志雄前兩年跟鄉鄰到檳城去玩，途中認識了李亞妹，她祖籍廣東，祖上奔波至馬。他與李亞妹一拍即合，李亞妹就隨之來台。李亞妹檳城家裡是做餐館的，一道道炒粿條、阿參叻叻、福建蝦麵、羅惹、肉卷、魷魚蔞菜、豬腸粉、粿條湯、豆油肉飯都是拿手菜。志雄愛這味。李亞妹來台後，就隨志雄住彰化三合院裡。雖說是三合院，也不是那麼傳統的宅院了。龍邊被大伯他們那邊賣掉後，就建了棟三樓的房。他們就剩虎邊跟正廳。但總還有個院子，給婆婆納涼。

志雄白天在工地上工。有時李亞妹中午到工地去送午飯，那些個工地粗人就「檳城妹」、「檳城妹」叫她。原本志雄是叫她「阿妹」的，聽久了，也跟著叫起「檳城妹」。檳城妹白天就待在家，灑掃庭除。做飯。洗衣。照顧年邁的婆婆。小鶯有時會買些好吃的回來，不過那是他心情好時才有。檳城妹與小鶯特別好。在這家裡，檳城妹唯一能聊聊心事的就是小鶯。小鶯，也只與檳城妹說話。

志雄晚飯吃完了，就橫在沙發上看電視。他什麼都看，政論的，新聞的，綜藝的，潑狗血八點檔的，不斷轉台。檳城妹就坐在一旁的矮凳上，跟著志雄發笑。也沒怎麼交談。婆婆早睡了。小鶯出門一趟，又回來。檳城妹最不喜歡志雄看政論，她看不太懂。但她看新聞，馬來有時暴動，她擔心。她會撥電話回檳城問候。她知道志雄不富有，但沒想到志雄家裡幾乎沒有閒錢讓她返馬。

剛來李家時，志雄都早早就下工回家吃飯。這幾個月來，檳城妹的肚子逐漸大起來，她不讓志雄碰了，志雄卻越來越晚歸。她覺得奇怪。問了志雄，他只說工地事情多，做不完。

檳城妹不安。很不安。

她做飯時尤其不安。她把刀磨得又亮又利。用力磨刀時，她的肚子卻有如驚弓之鳥，痛了起來。她想起有人告訴過她，有孕在身，不能動刀的。她切開每一片雞肉，都想起這個提醒。想著想著，檳城妹的思緒將她捲入漩渦。一片黑暗。後來她在廚房放了個小時鐘，託小鶯去買的。她總盯著時針分針，看它們交錯，像絞進光陰。她總告訴志雄，那個小時鐘是用來計算炸物時間的。

政論時間開始，志雄喝了一口台啤，醺然看著電視。檳城妹走進小鶯房裡，她問：「欸，你哥最近是不是有點奇怪？」小鶯說：「那個王八蛋，全身都怪，垃圾！」檳城妹想問些線索，安撫著小鶯：「好啦，他壞，但你有沒有覺得你哥最近越來越晚回來？」小鶯看著檳城妹，好像知道檳城妹的疑慮，他想了想。停頓。屋外傳來黑貓幾聲哀號。小鶯說：「你先幫我個忙，我再幫你看那個王八蛋是怎麼回事？」檳城妹見小鶯願意幫忙，毫無猶豫，點頭說道：「好啊！」

又是一聲貓叫。

小鶯隨即就要在檳城妹面前寬衣解帶，檳城妹嚇得說：「小鶯你幹嘛啊？」小鶯說：「我明天要去台中約會，你幫我看看要換哪件衣服好啊？」檳城妹說：「你不要在我面前脫衣服，你哥會說話。」小鶯說：「那個王八蛋，你管他！」檳城妹說：「你要穿哪幾件，你給我看，你在房裡換好，再出來讓我看，你在房裡換啦，反正你不要在我面前這樣。」檳城妹手足無措，胡言亂語。

夜更深沈了一點。小鶯與檳城妹兩人的對話越加濃厚，把這個四人同住的家炒得熱鬧一些。志雄在客廳聽得見，老房子哪有隔音，他先按著性子。他看著政論節目討論弊案，一邊心想，要是他這個弟弟真的在他老婆面前脫了，他肯定要殺人。

忽然，小鶯屋內靜了下來。志雄把電視關小聲一點，側耳聽，沒聽到什麼，轉頭大叫：「李志明你這個操雞歪，你們在房間幹嘛？」門轟然一開，小鶯一副踐樣的說：「幹你娘啦！」兩人又要打起來，檳城妹還是搶先擋在兩人面前，對著志雄說：「你幹什麼啦，小鶯只是給我看他男朋友傳來的簡訊，我們在看手機啦。」志雄一聽，仍怒不可止，吼道：「阿母生給你那根，你不好好用，給我去搞男人，你這個操雞歪。」小鶯出手推了志雄一下，又罵：「幹你娘！」志雄忿忿不平：「我娘就是你娘，你是幹三小？阿母真的會被你氣死！」這夜，就在這爭吵中渡過。檳城妹始終擋在兩人中間，她有時緊張，有時楞楞看著志雄。

她想起，在檳城時被搶錢了，志雄跑了幾百公尺幫她搶回的事。她又想起，志雄剛和她結婚時，微笑，撇頭，時常流露出一捨的表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檳城妹送志雄出門，轉身又去找小鶯。小鶯說他得要去台中一趟，晚點回來，再告訴她情況。

廚房，檳城妹的王國。今天做豬腸粉、粿條湯。志雄就愛這味。小時鐘滴答滴答的轉動。婆婆又到門口納涼。檳城妹沒仔細想過，她的一生究竟是否會如此就過去了。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她惶恐。她拿起沉甸甸的磨刀石，將那把她最愛的刀，再一次磨得更亮。

十一點，小鶯回來，臉色陰晴不定，大概去台中發生了什麼，丟了一句：「阿妹，你就到工地去看看啊！」檳城妹帶著便當，想送午飯去，需得提早出門，工地會訂飯的。

檳城妹知道去工地就像冒險，那些個亂七八糟鬼，沒半個正經。檳城妹一進工地，就有人大喊：「檳城妹來啊啦，志雄啊？」也不知是誰喊的，也不知志雄有沒有聽見？檳城妹四處張望，逢人就問志雄在哪？有人告訴她在後面鐵管那，有人說是沒來，去跟別的女人風流了。檳城妹聽得渾身顫抖，都想拿飯丟人了。那些個工人，和檳城妹都識得。檳城妹總得與他們鬥嘴。

檳城妹走向工地後方，果然看到一堆鐵管與水泥堆放。她看來看去，不見志雄蹤影。阿輝不懷好意向她走來，拍了她臀部一下，身上都是酒氣。檳城妹用力推開他。阿輝傻笑著說：「檳城妹，越來越漂亮喔。」檳城妹完全不搭理，就只是尋找著志雄。志雄也酒氣沖天的出現，他看了檳城妹一下，懷疑自己有沒有看錯，確認是檳城妹後，緩緩走過來，說了兩句，把飯拿走，就示意檳城妹快回去，別讓阿母一個人在家。檳城妹故意不看阿輝，快步離去。阿輝面著志雄，張開兩個手掌，在胸口作勢空抓，說：「志雄啊，你去馬來西亞牽一隻乳牛回來喔？嘿

嘿嘿。」志雄飆了一句髒話，從紅白條塑膠袋內拿出便當盒，想看看裝了什麼。太陽照在志雄染得土黃的頭髮上，更添幾絲俗樣。

檳城妹一回家，就進廚房洗刀。

檳城妹看著小時鐘，開始倒數志雄回家的時間。檳城妹心想，那把刀要是弄丟了，就不好了。她想起志雄有多愛吃她的菜，都得靠這把刀。想著想著，又是一聲貓叫，嚇了她一跳。她急忙整理好廚房，午飯讓婆婆跟小鶯吃了後，開始清洗被枕。趁今天太陽正熾，洗淨，曬一曬，婆婆說這樣對身體好。

婆婆不喜歡檳城菜，但志雄愛，因此檳城妹仍然照做不誤。就用那鍋子，那個鼎，那把刀。那刀鋒之利，可輕易切斬任何你想得到的肉。

「阿妹啊，你在幹嘛啊？」小鶯突如其來的問，檳城妹再度被嚇到。

「我告訴你，李志雄那個王八蛋，一定是外面有女人了啦！」小鶯義憤填膺說著。這下，檳城妹內心的震驚更甚。

檳城妹完全聽不見，小鶯邊啜泣，邊說著他男朋友是如何如何腳踏兩條船，又是怎麼被他所發現，被發現後又索性就分手的事。

「小鶯」就是他這一任劈腿男友給的綽號。「阿妹，你說說看這合理嗎？我跟他在一起四年了，他居然為了跟一個一夜情的妹在一起，甩了我？你說這合理嗎？」小鶯無藥可救般的哭訴。小鶯之所以被叫小鶯，是他唱歌好聽，他男友不知去哪偷學來的成語，隨口就叫他小鶯。小鶯回家後，就跟全家宣告，從此他就叫小鶯。檳城妹剛來李家，就叫他小鶯了。檳城妹大概不曉得，除了小鶯的男友之外，只有她叫他小鶯。小鶯。黃鶯出谷。小鶯覺得自己美透了，被檳城妹這樣叫的時候。

然而小鶯男友叛了他。他男友當兵去，他男友的朋友透露他有站崗妹。小鶯瘋了，站崗「妹」？怎會是妹？他一瞬之間都懂了。談判完，剛別離，混亂裡，小鶯隨口就和檳城妹說了：「李志雄外面有女人。」檳城妹分不清真假，分不清是與非，腦子亂轟轟，只是一直冒出「外面有女人」這句話，每浮現一次，就如同被雷擊中一次。縫隙中，穿插著志雄說的：「跟我去台灣吧」那句話。兩句話不斷交互作用，把檳城妹的理智旋成龍捲風。檳城妹緩緩走進廚房，不理會小鶯的叫喚。

她磨刀。檳城來的刀。

鄰居阿樹來敲門。檳城妹聽不見。小鶯去應門，頭一探，問：「欸，我媽人勒？」阿樹說：「剛看李阿嬤好像去清溪那邊喔，可能領老人年金啦。」小鶯說：「是喔，阿樹叔，你來幹嘛啊？」阿樹頭轉了半圈說：「啊唷，對啊，我要問你們晚上有沒有聽到貓叫，很吵，會睡不着啦。」小鶯說：「貓叫喔，好像有，我也不知道？我都一下就睡啦？」「這麼好睡？」阿樹羨慕的說「你們家檳城妹勒？」小鶯說：「廚房啦，阿妹就是愛煮東煮西，怎麼樣？」阿樹刻意壓低聲音：「我跟你說啦，我那天好像有看到你大哥，跟別的女人走在一起喔。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志雄，不過，我看那個背影很像。真的很像。會不會，你哥在外面有女人啊？那麼老實的人，看不出來會這樣喔。」阿樹一字接一字，連環而述。

檳城妹什麼也沒聽見，就只聽見「會不會，你哥在外面有女人啊？」小鶯看阿樹臉忽然一僵，轉身看，怎麼檳城妹就在客廳裡，就站他身後。阿樹舌頭一伸，說：「志明啊，我看我先走了吼。那個貓叫很吵，你有聽到跟我講一下，我想叫環保局來看看啦吼。」小鶯點點頭，揮手示意阿樹快走。小鶯走向檳城妹，盤算要如何和檳城妹勸說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檳城妹只是行動。

她進廚房去拿那把刀，沉著一張臉，端坐在客廳的餐桌椅。

小鶯嚇死了，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。見檳城妹不發一語，小鶯也不敢離開，就打開電視，聲音調大。小鶯心想：「幹你娘李志雄這次你穩死的」無數的罵語湧上小鶯的心頭，罵歸罵，他還不想見家門喋血。

又晚歸了，李志雄。

婆婆大罵檳城妹，晚飯怎麼沒有做。小鶯從冰箱裡隨便拿些剩飯剩菜，熱一熱就充當晚餐。一邊，還要替檳城妹跟阿母說情。

終於，志雄醺醺然推開門。他身上溫熱的汗珠灑在客廳的地上，像是降下一場大雨。檳城妹卻聞風不動，緊緊握著那把刀。婆婆見狀，說：「驚死人喔？」小鶯過去對著志雄罵：「你這個王八蛋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？你要被阿妹砍死了啦你！還敢那麼晚回來？」志雄眉間微微浮動，閉嘴無聲，眼睛望向檳城妹，他最愛的女人。打量一番後，他想起檳城妹不斷隆起的肚子，檳城妹投映在地上的影子也如此提醒他。他開口說了：「檳城妹，你怎樣啊？懷孕就不要在那邊拿刀啦，收起來有沒有聽到？」檳城妹呼了好大一口氣，空氣瞬間凝結，灼熱的眼睛射出殺意。

檳城妹提起刀子，提起肚子，提起膽子，怒嘯：「李志雄！」邁開步伐，銳利而閃亮的刀朝李志雄揮去，嚇得小鶯和婆婆連聲大叫。李志雄看苗頭不對，酒都醒了，邊罵邊跑。檳城妹就和志雄在客廳裡上演全武行，一個魯頓的追，一個顛簸的逃。小鶯又閃又避。婆婆窩在牆角，不斷催促小鶯報警。

傳來一聲黑貓的長嘯：「喵—————」

兩人的追逐沒有因此停歇。大門開了，阿樹說：「啊唷，你們有沒有聽到黑貓叫喔？」話剛說畢，客廳裡四個人頭都轉頭看著阿樹。阿樹驚訝的說：「你們都很好睡喔？我們家是都嘛睡不著，快被吵死啦。」小鶯看檳城妹呆站著，先拿下她那把好厲害的刀，才向阿樹說：「貓不是我們家的啦，阿樹叔，你跟我們說也沒有用啊？」志雄跌坐在地上，檳城妹看婆婆過去扶志雄，這才清醒，也過去扶志雄。阿樹見一婆一媳攙扶志雄坐上沙發，隱然察覺氣氛不妙，又再次告退。

這晚，志雄和檳城妹沒有同床共眠。

檳城妹坐在客廳一整夜，然後，次日一早精神抖擻的送志雄出門。

無論再怎麼爭吵，檳城妹都感到自己是處於下風的一方。千里迢迢來台，只是為了真愛。她卻怎麼想也想不到，志雄有可能會背叛她。昨晚她是衝動了，但志雄也沒否認，也沒有道歉，只是隨酒意昏昏睡去。想了一晚，檳城妹不知如何是好，打電話回大馬，也不是挺好的行動。當初，她就和家裡保證過，會好好的在台灣過活，不用擔心。只是，檳城妹真的累了。

喵！

接近中午，小鶯方醒。掀開被子，小鶯上氣不接下氣，自言自語：「真的有貓叫，哪裡來的怪貓？」。他聞到飯菜的香味，太好了，檳城妹像以往一樣做飯了。小鶯躡手躡腳到廚房，看了檳城妹的背影，奇怪，今天怎麼準備這麼多東西，有客人要來嗎。小鶯本來想問，但剛醒不久，蹦蹦跳跳到廁所梳洗先。大門是敞開的，小鶯有發現，但他以為是阿母開的。從廁所梳洗玩出來，這才發現是檳城妹開的門。

檳城妹在大門外擺開一張摺疊桌，四個桌腳壓著四方金。桌上一道一道的菜工整的放置著，她用米杯放滿米，充當香爐。小鶯會意過來，輕輕的說：「喔，今天要拜門口喔。」檳城妹的一滴汗，墜跌於桌面。沒被斬剝的一整隻雞上桌，還有一包金紙放上。婆婆與檳城妹、小鶯一同拜拜完。

小鶯拖出金桶，三人燒化金紙。檳城妹有個本子，舉凡除夕夜開始，一整年幾時要祭祀，要準備些什麼，都寫得一清二楚。

檳城妹想起，志雄他爸的忌日，是她來李家的第一場秀。志雄很滿意，充滿感激的向檳城妹稱謝。小鶯更是對這個大嫂佩服的五體投地。

「阿妹，你怎麼不討厭我呢？你不怕我有愛滋？」小鶯有時會很挑釁的問。

檳城妹那時只淡淡的說：「因為你是志雄的弟弟」。

小鶯從沒對他哥有好感，但對於檳城妹，卻感覺獲得哥哥般的溫暖。小鶯需要一個哥哥，他知道的，那種挺他的家人。檳城妹則需要一個男人。

「你不討厭我媽啊？」小鶯就在阿母面前，直接了當的問起檳城妹。檳城妹那時若無旁人的說：「因為是志雄他媽」。

志雄需要吃一頓晚飯，每天都要。再晚，還是會回家吃飯。

檳城妹還是想要做個了結，她從房裡拿出一包菸。走出大門，坐在離婆婆有幾步路的階上。她倚著門，點起菸。慵懶的，讓風吹過她清秀的臉，好像帶去恆久的負擔。她恍然間像是走進志雄夜裡的翻雲覆雨，臉上潮紅。婆婆在另一端只是看著雲朵。婆媳兩人毫無交集。小鶯探頭探腦，拿出手機，坐在阿母旁。

三個人的愛很像，都是為了男人。

「我不只是喜歡你的菜，阿妹，我喜歡你整個人」志雄說。

檳城妹問：「那你到底喜歡我什麼？我幹嘛非得跟你去台灣？」志雄喘了一大口氣，才悠悠的講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就覺得是你了，還有什麼理由？沒那麼囉嗦。」檳城妹總是不信：「你是喜歡我的什麼吧？總有些什麼？」志雄一個大老粗，哪曉得要怎麼回應才好，就說：「我哪知道這麼多，如果我說我喜歡你皮膚白，那我回台灣看到另一個皮膚比你白的怎麼辦？變心嗎？沒可能啦！」檳城妹覺得好笑，又有道理：「就跟定你了，但要是你跟別人亂來，我不會放過你！」檳城妹捏捏志雄黑黑的臉，就向家裡說服去。很多事情就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戀上一個人就是。

「變心也不需要理由」，檳城妹此刻用長壽菸耗弱著靈魂，內疚般想著。



檳城妹很清楚，志雄當時與她相識，是在她家的餐館。她明白，是她用那把刀做出來的菜釣起志雄的胃口。檳城妹抽掉一隻菸，又點起一隻。她單手扶在地上，另手夾好菸身。她望著小鶯與婆婆，陽光折射使三個人的影子都歪斜。她菸蒂丟棄在地上，引起小鶯注意。她起身走向屋內，走向廚房，還是磨起那把刀。小鶯推推阿母說：「李志雄今天一定會被砍死，我是不是要去叫警察？」阿母體會到檳城妹的情感，仔細端想，才說：「免啦，伊不可能殺志雄啦。」小鶯對於阿母果決的判斷很是驚訝，但也知道，此時叫警察來要幹嘛，於是作罷。

晚飯做好後，三人這天也不等志雄回來，就開飯了。

還是晚歸，李志雄。

又醉醺醺的回來了，推開大門，李志雄。

然後重重的倒在地上，一跌不起，李志雄。

放在餐桌上湯鍋旁的刀被檳城妹一震，唰啦掉落地上。三個人都急遽的衝向志雄。檳城妹緊張的又拍又打，想要喚醒丈夫，志雄一動也不動。剛剛想報警的小鶯這時直接叫了救護車。阿母想起丈夫死去的情景，隱隱升起一陣胃痛。檳城妹揉起志雄的雙腳，她聽說過，腳上的穴道最多。

檳城妹忍不著落下淚來，她想志雄是不是死了，然後將志雄的手放在自己的腹上，那裡頭有小宇宙正大爆炸，是混沌裡剛要形成的，志雄的小孩。

檳城妹想起，志雄說這個孩子以後長大一定很「巧」，如果像她，那大概就是很會做菜，要是像志雄，就很耐操。檳城妹忍不住笑說：「操什麼？」志雄抓抓頭：「就是操嘛，哈哈！」檳城妹她知道了，志雄不用說理由，她也知道要跟著他來台灣的理由。

檳城妹拖拉著志雄的身體，一滴汗，空降在志雄的胸口，滲入衣內。

喵————

大門被阿樹猛然推開，三人都望著阿樹。阿樹手上抓著一隻黑得不得了的小黑貓，他咧開一張大嘴笑說：「就是這隻啦，喵喵叫，大家晚上都被吵得睡不着！今天先養在我厝內。明啊載透早，我叨叫政府來收養啦！」阿樹講完，看志雄怎麼躺在地上，嚇了一跳，跑過來搖志雄。志雄沒有反應，阿樹用力打了志雄一巴

掌，大笑說：「哪有人喝成這樣？不知人！」然後就走出李家大門，頭也不回的，離開三個人的視線。

救護車來了。

志雄卻忽然咳了兩聲，眼睛煙濛的像被下了迷藥，一付魂不守舍的模樣。志雄看到檳城妹的臉龐，越來越清晰，眼睛忽然銳利而有神，伸出雙手用力抓著檳城妹的雙臂，他說：「檳城妹啊，你不要殺我，你殺了我，我就看不到你了！」

檳城妹哭了。

笑了。

